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瑤華傳

第十九回 大閱歸來傳相術 陸辭就道耀兵威

填詞曲調〔黃鶯兒〕詞曰：莫笑女嬌娃，受皇恩意氣，排雄兵十萬塵埃拜。叱風雲口開，揮鬚眉手抬，一番威武，旌旄旆過長街。精明相士，直與寫形骸。

話說軍營內，一隊將官上前恭謁，即時揮去，軍政司早送上名冊，仍點兵部侍郎錢人龍。軍政司即將宣令、號旗交付。那錢人龍跪接了令旗，遂往下一展，陣內早有十餘員將官，飛奔前來迎接宣令官，那錢人龍就下樓去，也是一般公座了。又點上一名總兵官，即到當廳跪下，然後將令旗傳下來交付。

那總兵接了令旗，就站在將台之東角，將旗一展，炮聲轟起，軍中鼓樂齊鳴，隊伍陣腳即時挪動，人馬齊齊調轉，排成陣勢，各展技能，真個雷霆布令，山嶽動搖。不一回，蟻聚蜂屯變化不測。約有兩個時辰，陣完歸隊，又發號令，各兵將試演雜技，如馬步箭、一切器械之類。瑤華看有技藝出眾之兵將，於冊內暗暗用筆記出。又有三四個時辰才完。

遂有軍政司請入閱武樓後暫時休息。一會兒，排下膳來，瑤華於用膳之頃，將冊內記出之兵將，發交兵部堂官，按名再加挑選足額，定為出師弁兵。用膳畢，已據各官，將令繳回，稟明挑選齊全，另結隊伍伺候。又一會，兵部軍政司稟請祭纛神。瑤華遂下樓，坐馬到教場之中，祭了纛神，回身就在第三層公座，早有隨營文武分做兩班稟恭。

瑤華見固原鎮總兵祖世英，氣象崢嶸，點為中軍。又點大名鎮總兵孫朝貴與保定鎮總兵葉新同掛先鋒印，就當廳給付紮諭。又宣了號令，著軍政司立了榜文，如有違反條款，即按軍法從事。曉諭於二十三日辰時啟行，各各遵依。

遂即起身，入朝復旨。有旨傳出，暫免朝見，俟陸辭時另有諭旨。瑤華遵旨回第。一路上看的人比前一發多了，你道為何？就是那日進新屋之時，眾人見了這一位花容月貌的公主，又是出征的經略使，且其手下一班子女，個個都是畫上人兒，一傳兩，兩傳十，遂把個京師城都哄動了。這日又聽見要代皇帝閱兵，料想是戎裝打扮，騎馬下教場，比那一日坐轎更看得滋味，所以不止城中人，連城外遠鄉的人都來看熱鬧，如何不擠。前面這些步兵，拿著皮鞭、木棍，一味混打，那裡打得開，除非打死，要躲避退讓，斷沒有一點空隙，那中軍沒了法，只得傳了一百名馬兵，放轡衝開，才得回到府中。進到裡面，還聽得外邊人聲沸騰，直到二更後，才得清靜。

再說瑤華一到樓下，連連的喚婢女來，快些替我把盔除下。隨將盔除了，又令人速速卸甲，這幾個手忙腳亂，才卸下去了甲，即奔入房間，倒在榻上喘息。婢女們也各卸除了盔甲，梅影連忙的進來，問道：「公主怎麼不自在？」瑤華道：「我長了十六歲，那裡受這般苦。這那裡是盔，分明是腦箍，甲也不是甲，只算捆縛了一天，若穿戴了這個東西，還想去殺賊，只好去送把賊殺。」

梅影道：「公主是金枝玉葉，自然禁受不起，就是婢子們，雖是下賤，卻自幼伴著公主長大，又何曾受過這樣拘束，如今事已到此，恐還不止這一日哩。」正說著，素蘭們三個也進房來問安，瑤華只是躺著，問起情由，大家都一齊叫苦。只見周青黛來道：「我也打聽了，這兵部送來的盔甲，原是藏著不穿戴的，遇有什麼迎喜神迎霜降時，叫人抬著把人看的。要穿須要自家另做襯盔軟甲，才能時常穿戴，我們那裡曉得。後日起程，聽見說還要這樣裝束哩。」瑤華道：「這班死人，沒有一個打聽了，進來回一聲的。快叫張其德來。」

周青黛應了出去，隔了老大一會，才同張其德進來，已有人來請用膳了。瑤華歇息了一回，覺得平復了，才起來到廳上用膳。已見張其德進來，便問道：「你在那裡？叫這半天不來。」其德笑道：「在大門口，聽那些街上人在那裡議論公主，到說得好笑，故此站著呆聽。」瑤華道：「他們談論些什麼？」其德道：「他們說：這一位公主，前日坐在轎內，我們看得文文雅雅，絕風流嬌嫩的一位美人。今日戎裝了，坐在馬上，不知怎樣，就有一種威武氣象，令人畏懼。就是手下的這些姐兒個、小爺們，前日也各清清秀秀，粉嫩絕嬌的臉蛋子，今日怎麼都是雄糾糾，威武逼人，這也奇怪。又一個人說道：你們都沒有看清，所以疑惑。這些人道：我同你一樣的一雙眼睛，一樣的看過兩遍，怎麼你就看得清，我們就看不清？倒要請教個明白。那一個道：老兄們不要著急，我說來各位都服我。你們不過見人一看就是了，不去細辨五官，察看氣色，所以不能像我清楚。這些人道：怪不道，這卻看你不過，但是怎麼看個清楚法子？也要說與我們知道，才肯服你。那個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你們不要喧嚷，聽我細說。這位公主的品貌，美是不消說了，美中還帶一股清氣，實是奇相。看他眼梢、眉梢，都往上豁起，額際又高，兩鬢又闊，少年必定掌握兵權。其風流秀麗，都不在上停，乃在中停，如兩顴隱起，鼻准圓平，山根不陷，淚堂豐滿，雖哭如笑，似喜若■，即王嬙西子，也不過如是。下停甚奇，兩頤笑靨常存，口角如菱而小，耳輪貼服，地閣方圓。故上中下三停，各不相顧。這些人道：這各不相顧這句話，我們就不懂了。那人道：所以我說是奇相。若上停，不消說是文武全材，聲名赫奕了。中停又是丰韻四溢，一笑傾城，不像掌握兵權到底的，可是與上停各不相顧。至於下停，更令人難測，一股清氣，束在兩頤下頤，直超過耳根，宛然菩提滿月之相，竟有仙籍的福分，與中停嫵媚之態，更不相顧。不瞞各位說，我吃了這一輩子的相面飯，人也相過了整千整萬，卻沒見過這位公主的異相。你們那裡辨得真。那些人聽了道：你若不說，到也糊塗過去，你說明了，我們回想起來，卻一點也不錯。這些人又問，他手下這些姐兒、小爺們呢？奴婢正要聽下去，聽得副史來傳，就進來了。還有蕉葉們躲在旁邊的著哩。」瑤華聽得中心悅服，與無礙子平常日子透露一兩句話兒，倒是相合的，口裡卻說道：「我不聽這些野話。方才周青黛說，我們今日穿戴的盔甲，是兵部制辦，本用不得的，聞得都要自家另備，你快傳與令名，叫他作速照樣製造襯盔軟甲十三副，後日一早就用的，斷不可誤。」張其德傳出去了。

隔不多時，長史來稟道：「昨日的奏章已批回了，一切銀兩物件，仍舊賞給我們，請公主速派人檢點，後日好起程。」瑤華一面點頭，一面接著那所抄批語，看是：

據繳回抄沒客氏所存什物，俱見廉潔，但此項原擬賞給功臣之用，今該經略嫻熟韜略，鞍馬勤勞，今日之頒賞，即異日之酬用，爾其毋辭。欽此。

瑤華對長史道：「不敢違命，可再繕表謝恩。」長史應諾而去。瑤華又寫條諭，並將點冊簿發交四個小廝，同隨行副史錢金易，一同經手點明回復。又令張其德發出去了。

這一天各人都有些辛苦，遂各早睡，瑤華與梅影仍是一床共枕而臥。梅影問瑤華道：「方才張其德所傳相面的三停之說，公主以為何如？」瑤華歎口氣道：「今生已是女身了，要想保全童身到老，恐萬不能。中停之說，似乎不謬，只要下停之說，得如所言，願亦足矣。但不知相你們如何，明日可叫蕉葉來一問。」梅影答應了，又問瑤華道：「公主今日祭纛神，可曾見纛神的神像麼？」瑤華道：「我拜下去了，抬起身來，他們就把神像捲起，再拜下去，等到抬身，又捲起來了，約摸看見神像是側面站著，又像個女相。你見了麼？」梅影道：「見了，實在是個女相，不知怎麼，是赤身露體，對著一匹馬站著，卻不曉得這個緣故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向年聽見師父說過，這女子救父情切，向馬祝告，如能到敵營中，救父馱回，情願與馬結為夫婦。那馬竟把他父親於敵營中救回，以後怎麼樣，就記不清了。」梅影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一個怎麼與馬結為夫婦，想來必然死後的事。」瑤華道：「這不過是一片孝心，所以能夠成神，也是勸獎之意。」兩個又說了些閒話，就睡著了。

一覺醒來，已見日高三竿，又急急起來梳洗。用膳畢，就有張其德來稟道：「小廝們在外稟知，要到庫樓各處查點東西，還有腳夫挑著冊箱進來，請公主到房中坐罷。」瑤華笑道：「你又奇了，我昨日在教場中，人也見了千萬，今日倒要躲避這腳夫了，叫他只管挑進來罷。」其德即忙令小廝們，引著副史、腳夫進來，將點冊查明，就從箱內檢出在樓物件的冊子，令史、腳夫抱著查去了。

瑤華又吩咐張其德，傳知長史，將這收回租息銀兩，隨帶用度，所有看守府第人口，共有多少，作何散給口糧，在何處開銷，

叫他開明單子送來，查明給發。又令將王府送來的八個宮女，俟我起身後，著令史暫帶他，寄在那兩家王府中，待班師回京，再來請發。張其德傳出去了。又喚張黃兩家媳婦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兩個且仍往門前屋裡依棲著，我自備口糧給發。你這兩個年紀更輕，孤身隻影，究竟不好，我教令史替你們作配的為是。」兩個叩頭領命出去了。

一會兒，張其德傳送新制的盔甲進來，瑤華看了，果然做得好，都是新款花樣的顧繡，且同錦襖一般，可以穿著，到臨陣時再下鐵片，盔帽裡也鑲著一條裝綿的紅緞勒額，不比昨日那盔的鐵沿，要嵌入肉裡去了。令周青黛各各分給。又傳知長史，令其將家眷搬入這三進屋內居住，好照應庫藏。一一吩咐出去了。

隔不多時，這些小廝們來回道：「各處東西都查點了，並沒有短少，止有田房屋契未見，想在冊箱內。」遂各於箱底檢出一大捆來，瑤華交與荷香，挨順年月，分別田房同出息租子租錢，每年若干，共錄一本帶著，仍將契券發交長史收執。荷香答應，領著副史們都出去了。

轉眼之間，天已將黑，張其德傳進長史來稟的話，道：明日四鼓入朝陛辭，五更出城。中軍官打聽得，有七長公主奉旨，代行推轂禮，公主務必要堅辭。」瑤華道：「曉得了。」遂擺膳，用完安寢，各就寢所，臨睡時，瑤華問梅影道：「可曾問過蕉葉的話？」梅影道：「問是問過，講得不甚著實。」瑤華道：「他怎麼說？」梅影道：「據他們聽見相士說，姐兒們內中，有一位同公主一樣面龐的，就該同公主一樣了。豈知又是兩樣的，這就要看氣色了，這位姐兒面上的氣色有媚無威，但秀不清，坐在馬上不見髻尖，恐怕有始無終。那三位不過平平常常，多還長壽。小爺們裡邊，也只得一位可以做到三四品的官，但是秀不深藏，性多佻達，也不是個長久的相兒。」瑤華道：「說你的相是無疑了，小廝們裡，到底說哪個？」梅影道：「我想來只怕是荷香。」瑤華道：「卻是他，別個都還老實，惟有他好做張致。還說別人沒有？」梅影道：「據他們後來又聽見門房裡的老女人說，他聽見相面的說，公主馬後還有一男一女跟著，這兩個倒成點小氣候。老女人道：難道也會做官？那相面的道：官是沒他的分兒，這個小太監將來就成個鬼仙，這女的可以成個地仙。其餘的人，不過和我們不差什麼。」瑤華道：「這不是說張其德、周青黛了。」梅影道：「他說後邊的兩上，是明指著他兩個人。」瑤華道：「這個相面的著實有些意思。他兩個，師父略在我面前提起過，後來有些好處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睡著了。仍是梨雲等守夜，照依那晚的更次，就傳喚這些人起來料理，趕著請了瑤華起來梳洗、用膳，外邊已來催了。瑤華一面裝束，又吩咐小廝們同副史收拾行裝，先行出城，只帶四個婢女入朝。張周兩人遠遠的跟著伺候。

出了大門，就有中軍官護衛軍打著官燈、火炬，前後簇擁，瑤華同婢女們一起上馬，直到朝門外下馬，早有太監們奉了皇后的懿旨，前來照應，通知御前校衛，皇上升殿，即來招呼。

等了半個時辰，已奉宣召，瑤華帶著四婢上殿，三呼舞蹈畢，帝傳令至前，把軍情細細的宣示了一遍，又說：「你此去非比他人，務與叔父同心戮力，早報捷音。」瑤華一一遵領。帝又道：「我已令七長公主代朕推轂，聊盡遣將之禮。」瑤華聽說，忙又跪下叩首，再三堅辭。趙宋兩王也從旁代奏道：「這是自家宗支，非比臣幸，既皇妹堅辭，伏乞皇上俞允。」帝才允免。又令近侍齎出一面認旗賜於瑤華，瑤華跪接了，展開看時，有五尺多長，三尺五六寸多寬，用金黃緞圍繡著三爪龍，又用黑剪絨橫頭貼著五個小字是：第十四皇女。中門又貼十二個大字是：欽命四川武威蕩寇經略正使。瑤華看畢，即時叩道領。

帝道：「朕特令宮女連夜繡起，與妹軍前耀武。出宮時又得有兩首截句，聊為餞行。」遂令近侍於案上遞與瑤華，瑤華雙手接著，朗誦一遍，其一曰：

天潢毓秀建奇勛，文武才能經緯分。為繡認旗當殿賜，追奔行陣蕩妖氛。

其二曰：

唐代爭傳娘子軍，曾開幕府露紅裙。土司且得前茅列，後勁憑卿捷奏聞。

瑤華復又叩首謝恩，奏道：「臣妾寸功未效，已荷恩賚疊頒，且蒙宸翰褒嘉，並增惶悚，臣妾唯有矢志殲滅丑類，上慰聖懷，以報天恩於萬一。」遂即陛辭，帝道：「行軍以迅速為貴，可勉兵將早抵蜀中，朕當計日以待。」瑤華領旨，辭出殿廷，仍詣寧坤宮叩辭皇后及各公主，不敢久留，即出朝門，天已大亮，方欲上馬，只見御前校衛來稟：奉旨意差來，代公主打認旗。瑤華即令婢女將認旗交執，那校衛早帶有旗桿，即時拴上，在馬後打著。瑤華即同四婢上馬，徑出平則門，已見候送者紛紛，直到營門才止，一一道意致謝。各兵將整齊隊伍迎接，瑤華入帳升坐，發了起行號令，遂放了三個抬營炮，即刻發行，旌旗招展，殺氣奔騰，浩浩蕩蕩的星馳而去。

自此曉行夜宿，途中號令森嚴，秋毫無犯，將抵荊州城，即在城外駐紮。

忽有太監兩名到營投信，瑤華意中已知無礙子遣兵來此，著令進見。中軍官帶進營中，太監請安畢，呈上書子，瑤華一面拆書，吩咐小廝引領後營暫歇，遂展開內開：

爾啟程後，一切情事我都知悉，現領大軍將次進剿，我已精練親隨兵四百名，令其問道，直趨荊州相待，諒刻下可以會合。宜先暗遣荷香、蕉葉二名，帶同技藝出眾之營弁四員，撥精壯兵丁五百名，由辰州銅仁、思南徑渡漢江，報知王爺。先將彼處軍情探明細底，精選捷足，仍由原路寄知。此五百兵同荷香、蕉葉營弁等，可致明王爺，預埋於相近賊營之後，仍暗暗令石柱女士司知之。以壯其膽，俟會剿之日起發，爾在大營，宜先發檄招安賊黨，探其動靜若何，再明文知會石柱女士司，訂期會剿。如其詐降，即就其詐降之意，設計破之。至會剿之日，虛打認旗，即令大軍衝陣，爾等七人率同親隨軍，埋伏左側，以短兵相接，巨逆必不能出我所料，可一鼓而就擒也。行軍日先令軍政司，多備囚車，先軍前驅，使賊匪睹之膽寒，亦可阻隔馬陣。班師後，主上必然擇人下嫁，斷不可在京師成禮，須奏明，俟回莊省墓後，擇吉成親，再行具奏，主上亦必允准大假。情形不過如此，臨時當以機變行之可也。無礙子手勛。

瑤華看畢，即傳中軍同太監將親隨兵領回，守護大營。中軍同太監齎令前往。將及二鼓，兵都到營安置，瑤華已將書信寫好，密諭荷香、蕉葉照行。又密傳中軍進帳示知，選將撥兵，弗使信息透漏，交四鼓即要啟行。吩咐畢，中軍官自去，暗暗承辦，人銜枚，馬摘鈴。一交四鼓，悄然而去，中軍交令訖。

瑤華次晨升帳，傳集兵部司員及統兵將弁共議，先發抬安文檄，遣員飛馬齎去，並諭荆襄二府，趕緊多備囚車，並另制綠布帳房，解赴軍前聽用。又諭統兵將弁，遍傳眾兵，自今日為始，要兼程行走，限十日務抵重慶，如違，軍法從事。遂即撥寨啟行，不題。

且說石柱女士司，姓秦名良玉，先係伊父襲職土司，因病身故，諸弟皆幼，奏明即以長女暫署，俟撫弟長成，再行啟奏沿襲。秦良玉為人剛正，宣撫有方，諸土番畢服其法度，故諸弟雖俱長成，仍未歸正。嘉靖年間奢崇明作亂，自請征伐，朝廷嘉其忠義，假其節鉞徵討。無如奢逆狡獪，乍叛乍降，遷延竊踞，秦良玉諸弟戰死四人，力不能支，奏請發兵會剿。奢逆恐懼，率眾投降，大兵甫撤，復又嘯聚。李建泰奉命征剿，奈失之懦弱，觀望不前，幸有秦良玉與之撐持，但兵力單薄，亦不能剿滅，故福王奏請添兵，令瑤華統兵相助。

近日奢逆見大營無所動靜，仰天大笑道：「明朝皇帝看來朝內無人矣，先差一個沒用的文官，在這裡打了許多日的瞌睡。今日又差個毛丫頭來看熱鬧，檄文上寫著十四皇女，待我臨陣時擒來受用受用，亦未為不可。」眾賊將道：「大王不可小覷這丫頭，將官們久已聞得，是個文武全材，並不是天啟皇帝的公主，就是現在監軍使福王的女兒。」奢逆道：「也不過是藩王的郡主，這麼我還不要他哩。你們眾將好沒志氣，傳來之言，無非要與福王掙臉面，你想十幾歲的毛丫頭，憑他冲天武藝，也就看得見，難道你們倒怕他不成？」眾賊將道：「怕是不怕，也不可輕視。」奢逆道：「略加防備就是了。」